

卷三十六

拍案驚奇卷一

轉運漢遇巧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龍龍殼。

詞六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
無礙。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材。不須計較與安排。領
取而今現在。

這首詞宋朱希真所作。詞寄西江月單道着人生功名富貴。

不如圖一箇見前快活。試看往古來今。一部十七史。

多少英雄。該富的不得富。該貴的不得貴。龍文的倚馬。

時幾張紙。盡不完。說能武的穿楊百步。用不着。

不熟飯鍋。最是那癡朱惜董。生來有福分的。隨他。

書名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
撰者 明 凌濛初 撰
卷 卷三十六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8
編號 D86226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百家寶音卷三十五

貧世富一室不同

懸念人稟命坐州

四何

其此則地可良妙成室主以此則問人其與

美馬丸珠越越

其妙事不西翻

拍案驚奇卷三十六

東廊僧急招魔

黑衣盜奸生殺

聚成世界總游魂

錯認訛聞各有因

最是天公施巧處

眼花歷亂使人渾

詩云

話說天下事惟有天意最深。天機最巧。人居世間。總被他顛
七倒八。就是那空幻不實境界。偶然人一箇眼花。錯認了。明白
是無端的。後邊照應將來。自有一段緣故在內。真是人所不測。
唐朝牛僧孺。任伊闕縣尉時。有東洛客張生。應進士舉。携文往
謁。至中路。遇暴雨雷電。目已昏黑。去店尚遠。傍着一株大樹下。
且歇。少頃雨定。月色微明。就解鞍放馬。與僮僕宿於路側。困倦
已甚。一齊昏睡。良久。張生朦朧覺來。見一物長數丈。形如夜叉。

正在那里。那匹馬張生驚得魂不附體。不敢則聲。伏在草中。只見把馬製完了。又取那頭驢去。啣啣啣的喫了。將次喫完。就把手去扯他。從奴一人過來。提着兩足。扯裂開來。張生見喫動了人。怎不心慌。只得硬捺起來。狼狽逃命。那件怪物隨後趕來。叫呼罵詈。張生只是亂跑。不敢回頭。約勾跑了一里來路。漸上。不聽得後面聲響。往前走去。遇見一箇大塚。上边立着一箇女人。張生慌忙之中。也不管是什麼人。連呼救命。女人問道。爲着甚事。張生把過纜的事說了。女人道。此間是箇古塚。內中空無一物。後有一孔。即君可避在裡頭。不然性命難存。說罷。女子也不知那里去了。張生就尋塚孔。投身而入。塚內甚深。靜聽外边。已不見甚麼聲響。自道避在此。料無事了。須臾望去。塚外月

色轉明。忽聞塚上有人說話響。張生又懼怕起來。伏在塚內。有不動。只見塚外推將一物進孔中來。張生只聞得血腥氣。無中看去。月光照着明白。乃是一箇死人。頭已斷了。正在驚駭。又見沒一箇進來。連推了三四箇纜往。冬是一般的死人。已後推得推進來了。就聞得塚上人嘈雜道。金銀若干。錢物若干。衣服若干。張生方纔曉得是一班強盜了。不敢吐氣。伏着聽他。只見那爲頭的道。某件與某人。某件與某人。連唱了來人的姓名。又有嫌多嫌少。道分得不均勻。相爭論的。半日方散去。張生曉得外邊無人了。堆了許多死屍。好不懼怕。欲要出來。又被死屍塞住孔口。轉動不得。沒奈何。只得蹲在裏面。等天明了。再去靜想方纔所聽唱的姓名。忘失了些。還記得五六箇。把來念的熟了。等着

天亮起來。話說那失盜的鄉村裡一夥人各執器械來尋盜跡。到了塚傍。見滿塚是血。就圍住了。掘將開來。所殺之人都在塚內。落後見了張生。是箇活人。喊道。還有箇強盜。落在裡頭。就把繩網將起來。張生道。我是箇舉子。不是賊。衆人道。旣不是賊。緣何在此塚內。張生把昨夜的事一一說了。衆人那里肯信。道。必是強盜殺人。送屍到此。獨墮其內的。不要聽他胡講。衆人你住。我不住的。亂來踢打。張生只叫得苦。內中有老成的道。私下不要亂打。且送到縣裡去。一夥人望着縣裡求。正行之間。只見張生的從人。驢馬鞍駝盡到。張生見了。喫驚道。我昨夜見的是什麼來。如何馬驢從奴俱在。那從人見張生被縛。住在人叢中也驚道。昨夜在路傍困倦睡着了。及到天明。不見了郎君。故此尋

來。如何被這些人如此窘辱。張生把昨夜話對從人說了一遍。從人道。我們一覺好睡。從不曾見箇甚的。怎麼有如此怪異。鄉裡這夥人道。可見是一剗胡話。明是劫盜。敢這些人都是一黨。並不肯放鬆一些。送到縣裡。縣裡牛公却是舊相識。見張生被鄉人綁縛而來。大驚道。緣何如此。張生把前話說了。牛公叫快放了。鄉請起來。細問昨夜所見。張生道。劫盜姓名。小生還記得。几箇。在塚上分散的衣物數目。小生也多聽得明白。牛公取筆請張生一一寫出。按名捕捉。人贓俱獲。沒一箇逃得脫的。乃知張生夜來所見。夜叉喫啖趕逐之景。乃是冤魂不散。鬼神幻出。非一段怪異。逼那張生。伏在塚中。方得默記劫盜姓名。使他逃不得。此天意假手張生。以擒盜。不是正合着小子所言。眼花錯

認也自有緣故的話而今更有箇眼花錯認了弄出好些冤業因果來理不清身子的更爲可駭可笑正是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冤業隨身

終須還帳

這話也是唐時的事山東沂州之西有箇名山孤拔聳峭迥出眾峯周圍三十里並無人居貞元初年有兩個僧人到此山中喜歡這個境界幽僻正好清脩不惜勤苦滿山拾取枯樹桠枝在大樹之間搭起一間柴棚來兩個同坐在內精勤禮念晝夜不掇四遠村落聞知各各喜捨資財布施來替他兩個構造屋宇不上旬月之間立成一個院宇兩僧尤加慤勵遠近皆來欽仰一應齋供多自日逐有人來給與兩僧各去一廊在佛前共

禪咒願誓不下山只在院中持齋必祈脩成無上菩提正果正

白日禪關閉閉

落霞流水長天

溪上丹楓自落

山僧自是高眠

簷外晴絲颺網

溪邊春水浮花

塵世無心名利

山中有分烟霞

如此苦行已經三十餘年元和年間冬夜月明兩僧各在廊中朗聲唄唱於時空山虛靜聞山下隱々有慟哭之聲來得漸近須臾已到院門東廊僧在靜中聽罷忽然動了一念道如此深山寂寞多年不出不知山下光景如何聽此哀聲令人悽慘感傷只見哭聲方止一個人在院門邊牆上撲的跳下地來望着

西廊便走。東廊僧遙見他身軀絕大，形狀怪異，喫驚不小，不敢
聲張，懷着鬼胎，且嘿觀動靜。自此人入西廊之後，那西廊僧頃
唱之聲，截然住了，但聽得劈七撲七，如雨下力爭之狀。過一回，
又聽得信牙咀嚼，啖噬啜叱，其聲甚厲。東廊僧慌了道：院中無
人喫完了他，少不得到我，不如預先走了罷。忙忙開了院門，惶
駭奔突，久不出山，連路徑都不認得了。擗七仆仆，氣力殆盡，回
頭看一看後面，只見其人踏七跟七，大踏步趕將來，一發慌極
了。亂跑亂跳，忽逢一道溪水，褰衣渡畢，追者已到溪邊，却不過
溪來，只在隔水喚道：若不阻水，當并唱之。東廊僧且懼且行，也
不想走到那里去的，是只信着脚步走罷了。須臾大雪咫尺昏
迷，正在沒奈何所在，忽有個人家牛坊，就躲將進去，隱在裡面。

此時已有半夜了，雪勢稍住，忽見一個黑衣的人，自外執刀鎗，
徐至欄下。東廊僧吞聲屏氣，潛伏暗中，向明窺看，見那黑衣人
躊躇四顧，恰像等些什麼的一般。有好一會，忽然院牆裡面拋
出些東西來，多是包裹衣服之類。黑衣人看見，忙取來繫縛好
了，裝做了一擔，擔裏邊一個女子，攀了牆，跳將出來，映着雪月
之光。東廊僧且是看得明白，黑衣人見女子下了牆，就把鎗挑
了包裹，不等與他說話，望前先走。女子隨後跟他去了。東廊僧
想道：不趨趁此間，不是佳處。適纔這男子，女人必是相約私逃
的。明日院中不見了人，照雪地行跡，尋將出來，見了個和尚，豈
不把奸情事纏在身上來。不如趁早走了去，為是總是一些不
認得路徑。慌忙又走，慌忙七惚七沒個定向，又亂七的不成脚步。

走上十數里路。踹了一個空。撲通的顛了下去。乃是一個廢井。虧得乾枯沒水。却也深廣。月光透下來。看時只見傍有個死人。身首已離。血體還煖。是個適纔殺了的。東廊僧一發驚惶。却又無法上得來。莫知所措。到得天色亮了。打眼一看。認得是昨夜攀牆的女子。心裡疑道。這怎麼解。正在沒出豁處。只見井上有好些人喊嚷。臨井一看。道強盜在此了。就將索槌人下來。東廊僧此時嚇壞了心胆。凍僵了身體。掙扎不得。被那人就在井中縛了。先是光頭上一頭槩暴。打得火星爆散。東廊僧沒口得叫冤。真是在死邊過。那人紮縛好了。先後同死屍吊將上來。只見一個老者見了死屍。大哭一番。哭罷道。你這那里來的禿驢。為何拐我女兒出來。殺死在此井中。東廊僧道。小僧是官山東

逃

廊僧人二十年不下山。因為夜間有怪物到院中。陷西廊僧逃命至此。昨夜在牛坊中避雪。看見有個黑衣人進來。牆上一個女子跳出來。跟了他去。小僧因怕惹着是非。只得走脫。不想墮落井中。先已有殺死的人在內。小僧知他是甚緣故。小僧從不下山的。與人家女眷。有向識熟。可以拐帶。又有何冤仇。將他殺死。眾位詳察則個。說罷。內中人有好幾個。曾到山中認得他的。曉得是有戒行的高僧。却是現今同個死女子在井中。解不出這事來。不好替他分辨得。免不得一同送到縣裡來。縣令看見一千人綁了個和尚。又擡了一個死屍。究問根繇。只見一個老者告訴道。小人姓馬。是這本處人。這死的就是小人的女兒。年一十八歲。不曾許聘人家。這兩日方纔有兩家來說起。只見今

日早起來。家裡不見了女兒。跟尋起來。看見院後雪地上鞋跡。曉得越牆而走了。依踪尋到井邊。便不見女兒鞋跡。只有一團血灑在地上。向井中一看。只見女已殺死。這和尚却在裡頭。豈不是他殺的。縣令問那僧人怎麼說。東廊僧道。小僧是個官山中苦行僧人。二十餘年不下本山。昨夜忽有怪物入院。將同住僧人啖噬。不得已破戒下山逃命。豈知宿業所纏。撞在這網裡來。就把昨夜牛坊聽見。已後慮禍再逃。墜井遇屍的語。細說了一遍。又道相公。但差人到官山一查看。西廊僧人踪跡有無。是被何物啖噬模樣。便見小僧不是誑語。縣令依言。隨即差箇公人到山查勘的確。立等回話。公人到得山間。走進院來。只見西廊僧好端端在那里坐着看經。見有人來。纔起問訊。公人把車

廊僧所犯之事。一一說過道。因他訴說有甚怪物入院。來喫人。故此逃下山來的。相公着我來。看個虛實。今師父既在。可說昨夜怪物怎麼樣起。西廊僧道。並無甚怪物。但二更時候。兩廊方對持念。東廊道友忽然開了院。走了出去。我兩人誓約已久。二十多年不出院門。見他獨去。也白驚異。大聲追呼。竟自不聞。小僧自守着不出院之戒。不敢追趕罷了。至於山下之事。非我所知。公人將此語回覆了縣令。縣令道。可見是這禿奴誑妄。帶過東廊僧。又加研審。東廊僧只是堅稱前說。縣令道。眼見得西廊僧人見在。有何怪物來院中。你恰比這日下山。這里恰比有脫逃被殺之女。同在井中。天下有這樣委巧的事。分明是殺人之盜。還要抵賴。用起刑來。喝道。快快招罷。東廊僧道。宿債所欠。有

死而已。無情可招。惱了縣令。性子百般拷掠。楚毒備施。東廊僧道不必加刑。認是我殺罷了。此時連原告見和尚往來。如何招得。不出甚麼來。也自想道。我家並不曾與這和尚往來。如何招得我女着。就是拐了。怎不與他逃去。却要殺他。便做是殺了。他自家也走得去的。如何同住這井中做甚麼。其間恐有冤枉。到縣令面前。把這些話一一說了。縣令道。是倒也說得是。却是這箇好僧。黑夜落井。必非良人。况又口出妄語。欺誑眼見得中有隱情了。只是行兇刀仗無存。身边又無贓物。難以成獄。我且把他牢固監候。你們自去外邊緝訪。你家女兒平日必有踪跡可疑之處。與私下往來之人。家中必有所失物件。你每逐一用心細查。自有明白。眾人聽了。分付當下散了出來。東廊僧日到

獄中受苦。不題。却說這馬家是個近州富翁。人皆呼爲馬員外。家有一女。長成得美麗非凡。從小與一個中表之兒杜生。彼此相慕。暗約爲夫婦。杜生家中却是清淡。也會央人來做幾次媒。的馬員外嫌他家貧。几次回了。却不知女兒心裡。只思量嫁他。其間走脚通風。傳書通簡。全虧着一個奶娘。是從幼乳這女子的。這奶子是個不良的婆娘。專一哄誘人家小娘子。動了春心。做些不恰當的手脚。便好乘机拐騙他的東西。所以曉得他心事如此。倒身在裡頭做着馬頭夫。弄得他兩下情熱如火。只是不能成就這事。那女子看大了。有兩家來說親。馬員外已有棟中的將次成約。女子有些着了急。與奶娘商量道。我一心只愛杜家哥。而今却待把我許別家。怎生計較。奶子就起個懶。愁

肚腸哄他道。前日杜家求了幾次員外。只是不肯要明配他。必不能勾。除非嫁了別家。與他暗裡偷期罷。女子道。我既嫁了人。怎好又做得這事。我一心要隨着杜郎。只不嫁人。奶子道。怎得你不嫁。我有一個計較。趁着未許定人家時節。生做他一做。女子道。如何生做。奶子道。我去約定了他。你私下與他走了。多帶了些盤纏。在他州外府。過他几時。落得快活。且等家裡尋得着時。你兩個已自成親得久了。好人家兒女。不好折開了。另嫁得別人家。也不來要了。除非此計。可以行得。女子道。此計果妙。只要約得的確。奶子道。這個在我身上。元來馬員外家巨富。女兒房中東西。金銀珠寶。頭面首飾。衣服。滿箱滿籠的。都在這奶子眼裡。奶子動火。他這些東西。怎肯教着了別人。他有一個兒

子。叫做牛黑子。是個不本分的人。專一在賭博行。廝撲行。中走動。結識那一班無賴子弟。也有時去做些偷雞取狗的勾當。奶子欺心。當女子面前。許他去約杜郎。他私下去與兒子商量。只叫他冒頂了名。騙領了別處去賣了他。落得他小富貴。算計停當。來哄女子道。已約定了。只在今夜月明之下。先把東西搬出院牆外。牛坊中了。然後攀牆而出。先是女子要奶子同去。奶子道。這使不得。你自去。須一時沒查處。連我去了。他明知我在裡頭做事。尋到我家。却不做出來。那女子不曾面訂得杜郎。只聽他一面哄詞。也是數該如此。憑他說着。就是信以為真。道是這般一差。便可與杜郎相會。遂了向來心願了。正是

本待將心托明月。

誰知明月照溝渠。

是夜女子與奶子把包裹紫好先拋出牆外。落後女子攀牆而出。正是東廊僧在暗地裡窺看之時。那時見有個黑衣人擔着前走。女子只道是杜郎。換了青衣。瞞人眼睛的。尾着隨去。不以為意。到得野外井邊。月下看得明白。是雄糾糾一個黑臉大漢。不是杜郎了。女孩兒家不知個好歹。不經的不驚喊起來。黑漢叫他不要喊。那里掩得住。黑漢想道。他有偌多的東西。在我擔裡。我若同了這帶腳的貨。去前途被他喊破。可不人財兩失。不如結果了他罷。拔出刀來。望頸子上只一刀。這嬌怯怯的女子。能消得幾時功夫。可憐一朶鮮花。一旦萎於荒艸。也是他念頭不正。以致有此。正是

賭近盜兮竊近殺

古人說話不曾差

姦賭兩般都不染

太平無事做人家

女子既死。黑子就把來擄人廢井之中。帶了所得東西。飛也似的去了。怎知這里又有這個悔氣星照命的好漢。來頂了鐵坐牢受苦。說話的若如此。真是有天無日頭的事了。看官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少不得到其間。逐漸的報應出來。却說馬員外先前不見了女兒。一時糾人追尋。不期撞着這和尚。鬼混了多時。送他在獄裡了。家中竟不曾仔細查得。及到家中細想。只疑心道。未必關得和尚事。到得房中一看。只見箱籠一空。道是必有箇人約着走的。只是平日不曾見什麼破綻。若有姦夫同逃。如何又被殺死。却不可解。沒個想處。只得把所失之物。寫個失帖。各處貼了。招榜出了賞錢。要明白這件事。那奶子聽得小娘子

被殺了。只有他心下曉得。捏着一把汗。心裡恨着兒子。道：只教你須了他去。如何做出這等沒脊骨事來。私下見了。暗地理怨一番。着實叮囑他要謹慎。此乃人命關係。非當小可。又過了幾時。牛黑子漸把心放寬了。帶了錢。到賭坊裡去賭。怎當得博去。就是個叉色。一霎時把錢多輸完了。欲待再去拿錢時。興高了。却等不得。站在傍邊看。又忍不住。伸手去腰裡摸出一對金鑲寶簪頭來。押錢再賭。指望就博將轉來。自不妨事。誰知一去不能復返。只得忍着輸散了。那押的當頭。須不曾討得。去在個捉頭兒的黃胖哥手裡。黃胖哥帶了家去。被他妻子看見了。道：你那里來。這樣好東西。不要來歷不明。做出事來。胖哥道：我須有個來處。有甚麼不明。是牛黑子當錢的。黃嫂子道：可又來。小牛

又不曾有妻小。是個光棍哩。那里淨得有此等東西。胖哥猛想起來。道：是呀。馬家小娘子被人殺。而有張失單。多半是頭上首飾。他是奶娘之子。這些失物。或者他有些乘機偷盜在裡頭。黃瘦子道：明日竟到他家解錢。必有說話。若認着了。我們先得賞錢去。可不好。商量定了。到了次日。胖哥竟帶了簪子。望馬員外解庫中來。恰好員外走將出來。胖哥道：有一件東西。拿來與員外認着。認得着。小人要賞錢。認不着。小人解些錢去罷。黃胖哥拿那簪頭。遞與員外。員外一看。却認得是女兒之物。就詰問道：此自何來。黃胖哥把牛黑子賭錢押簪的事。說了一遍。馬員外點點頭道：不消說了。是他母子兩個商通合計的了。款住黃胖哥。要他寫了張首單。說金寶簪一對的。係牛黑子押錢之物。所

首是實對他說外邊且不可聲張。先把賞錢一半與他。事完之後找足黃胖哥報得着歡喜去了。員外袖了兩個簪頭進來對奶子道。你且說前日小娘子怎麼逃出去的。奶子道。員外好笑。員外也在這裡。我也在這裡。大家都不知道的。我如何曉得。倒來問我。員外拿出簪子來道。既不曉得這件東西爲何在。你家裡拿出來。奶子看了簪。虛心病發。曉得是兒子做出來。驚得面如土色。心頭丕丕價跳。口裡支吾道。敢是遺失在路傍。那個拾得的。員外見他臉色紅黃不定。曉得有些海底眼。且不說破。竟叫人尋將半黑子來。把來拴住。一徑投縣裡來。半黑子還亂嚷亂跳道。我有何罪。把繩拴我。馬員外道。有人首你殺人公事。你且不要亂叫。有本事常官辦法。當下縣令升堂。馬員外就把黃

胖哥這紙首狀同那簪子送將上去。叵縣令有道賊物証見俱有了。望相公追究真情。則個縣令看了道。那半黑子是什麼人。手涉得你家着。馬員外道。見小女奶子的兒子。縣令點點頭道。這個不爲無因了。叫半黑子過來問他道。這簪是那里來的。牛黑子一時無辭。只得推道。是母親與他的。縣令叫那奶子上來。縣令道。這姦殺的事情。只在你這奶子身上。要跟尋出來。喝令把奶子上了刑具。奶子熬不過。只得含糊招道。小娘子平日與正郎往來相密。是夜約了杜郎私奔。跳出牆外。是老婦曉得的。出了牆去的事。老婦一些也不知道。縣令問馬員外道。你曉得可有個杜某。馬員外道。有個中表杜某。曾來問親。已次只爲他家寒。不曾許他。不知他背地裡有此等事。縣令又將杜郎拘來。

程郎但是平日兩個會面情意甚濃。忽然私逃被殺。暗稱可惜。其實一毫不知影響。縣令問他道：你如何與馬氏女約逃？中途殺了。杜郎道：平日中表兄妹。來往來契密則有之。何曾有私逃之約？是誰人來約？誰人證明的？縣令喚奶子來與他對。也只說得是平日往來。至於相約私逃。原無影響。却是對他不過。杜郎一向又見說失了好些東西。便辨道：而今相公只看贓物何在。便知與小生無與了。縣令細想一回。道：我看杜某軟弱。必非行殺之人。牛某粗狠。亦非偷香之輩。其中必有頂昌假托之事。就把牛黑子與老奶子着實行刑起來。老奶子只得把貪他財物。暗叫兒子冒名赴約。這是真情。以後的事却不知了。牛黑子還自啞。口嘴強掛着。杜郎道：託約的是他。不干我事。縣令猛然

想起道：前日那和尚口裡明說。晚間見個黑衣人。挈了女子回去的。叫他出來一認。便明白了。喝令獄中放出那東廊僧來。東廊僧到案前。縣令問道：你昨夜說在牛坊中見個黑衣人進來。盜了東西。帶了女子去。而今這個人若在你認得他否？東廊僧道：那夜雖然是夜裡。雪月之光。不減白日。小僧靜脩已久。眼元頗清。若見其人。現在自然認得。縣令叫杜郎上來。問僧道：可是這個東廊僧道？不是彼甚雄健。豈是這文弱的書生？又叫牛黑子上來。指着問道：這你可是東廊僧道？這個是了。縣令冷笑對牛黑子道：這樣你母親之言已真。殺人的不是你是誰？況且賊物見在。有何理說？只可惜這和尚沒事。替你喫打。喫監多時。東廊僧道：小僧宿命所招。自無可怨。所幸佛天甚近。得相公神明。

昭雪。縣令又把牛黑子夾起。問他道：「全逃也罷，何必殺他？」黑子只得招道：「他初時認做杜郎，到井邊時看見不是，亂喊起來，所以一時殺了。」縣令道：「晚間何得有刀？」黑子道：「平時在所撲行裡走，身邊常帶有利器，况是夜晚做事，防人暗算，故帶在那裡的。」縣令道：「我故知非杜子所為也。」遂將招情一一說明。把奶子攤于杖下。牛黑子強姦殺人，追賊完日，明正典刑。杜郎與東廊僧，但各釋放。一行人各自散了。不題。那東廊僧沒頭沒腦，受了這場敲打，又監裡坐了幾時，纔得出來。回到山上，見了西廊僧說起許多事體。西廊僧道：「一同如此靜脩，那夜本無一物，如何偏有所見如此，以致惹出許多磨難來？」東廊僧道：「便是不解。回到房中，自思無故受此驚恐，受此苦楚，必是自家有甚緣不到處。」

前佛前懺悔已過，必祈見個境界。頭滿圍上靜坐了二晝夜，坐到那心空性寂之處，恍然大悟。元來馬家女子是他前生的妻，為因一時無端疑忌，將他拷打鎖禁，有這般冤愆。今世做了僧人，戒行清苦，本可消釋了，只因那晚聽得哭泣之聲，心中悽慘動了念頭，所以魔障就到，現出許多惡境界。逼他走到寬家窩裡去，償了這些拷打鎖禁之債，方纔得放他在靜中悟徹了這般因果。從此堅持道心，與西廊僧到底再不出山。後來合掌誓化而終，有詩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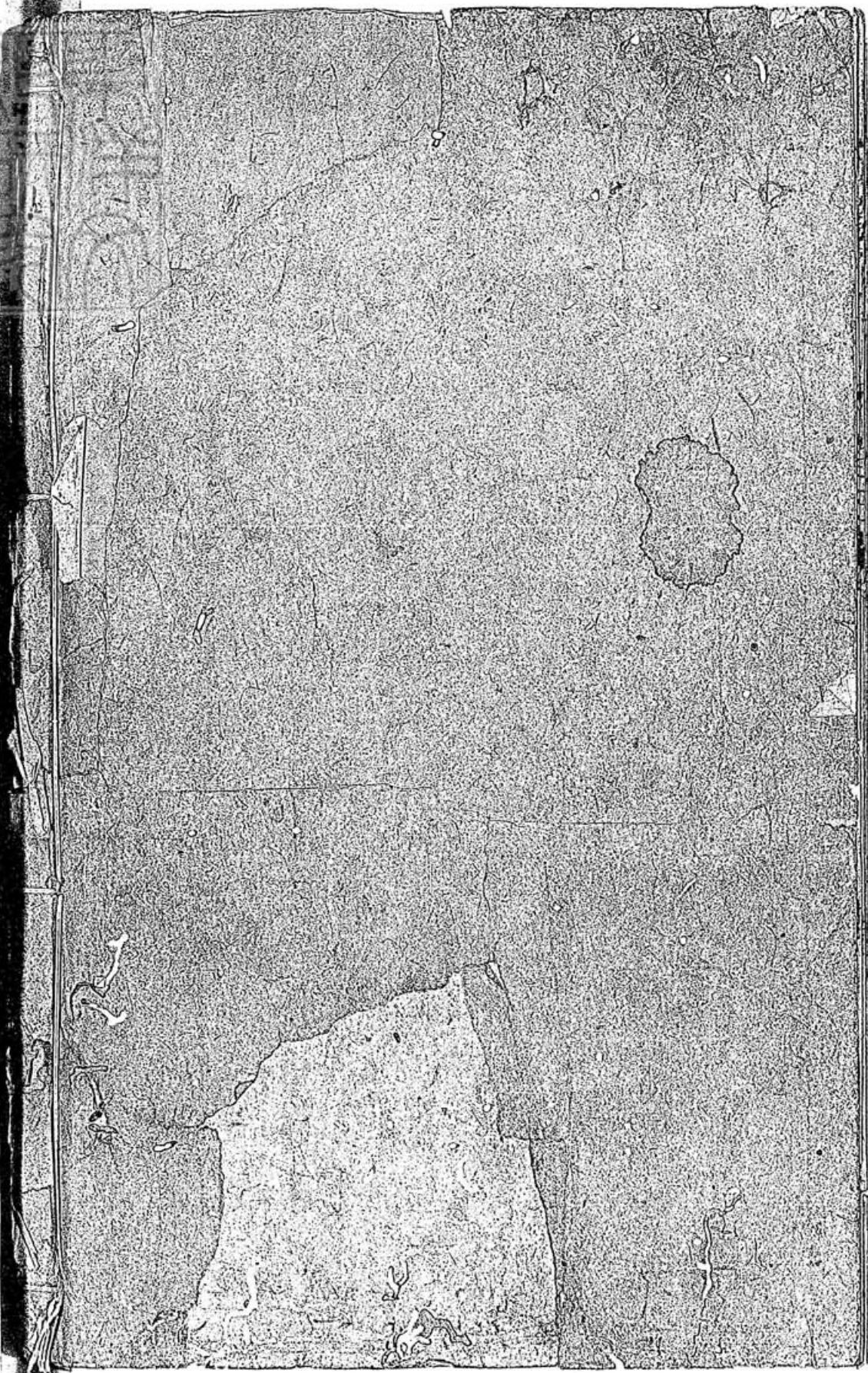
有生總在業冤中。

悟到無生始是空。

若是塵心全不起。

在他宿債也消融。

東京大学図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